



①

本月刚刚出版的《山西寻宝记》，是一本以动漫形式全新呈现山西历史文化的图书，通过精彩的故事、可爱的角色、逼真的场景，带领小读者游历山西、读懂山西。目前《山西寻宝记》在各大图书平台销售火爆，本版约请创作人员撰稿，讲述创作故事。

——编者

从2012年的《上海寻宝记》开始，到今年的《山西寻宝记》(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11年的时间里，创作团队陆续推出了30本地理系列寻宝记。“大中华寻宝系列”是秉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领读者游历祖国的创作理念应运而生的。我们就是要将中华大地的壮美山河、物华风貌和人文风俗等，通过作品一一呈现，在为大家传播地理、历史、科普等知识的同时，让孩子们了解家乡、热爱祖国。带着这样的美好愿景和殷切期待，我们对每一本作品都格外认真。

表面上看，《山西寻宝记》和上一本《内蒙古寻宝记》只间隔一年多的时间，可实际上《山西寻宝记》的创作从5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是五年磨一剑的匠心之作。

一部漫画作品的创作，永远都是剧本先行。我们在剧本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首先就是力求知识的精细丰富。写剧本之前，创作团队翻阅了大量有关山西的资料、典籍，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山西。但是要想将山西诸多人文地理知识原汁原味地展现给读者，光是翻阅资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专程到山西当地采风，亲身感受当地的氛围。

山西给人的感觉总是低调谦逊的，只有真正踏足此地才会发现，这里其实内蕴乾坤。这里有晋国的千年风华以及晋商的百年荣光。云冈石窟体现了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整个中华民族融合进程的重要作用，我们将这浓墨重彩的一笔，放在了《山西寻宝记》开篇。山西的戏曲历史非常悠久，诞生过《西厢记》《赵氏孤儿》等经典作品，山西的戏曲文化实在令人着迷。全国现存最大的古戏台在这里，现存最早的古戏台也在这里，全省各地都能发现不少古戏台，戏曲氛围如此浓厚，也难怪“元曲四大家”中有三位都出自山西这片土地了。

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如繁星一般散落在山西各个角落

的珍贵古建筑，难怪山西有“中国古建筑博物馆”的称号。

透过这些古建筑，我们仿佛能窥见民族的历史进程和古人精妙的智慧。因此我希望，《山西寻宝记》能为读者呈现一场完美的古建盛宴。为了高度还原这些建造技艺精湛、结构繁复的古建筑，我们特地采用了3D技术。像是在《山西寻宝记》中出现的应县木塔、悬空寺、常家大院、常平关帝庙等，都是通过实地考察或多方查阅参考资料，然后利用3D技术构建出逼真的环境。《山西寻宝记》融入科技元素，不但提升了图书品质，也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力求做到读者即便没有实地去过山西，也能真实感受到这些古建筑的魅力。这是一次新的尝试，也代表了我们的诚意。

一直以来，“大中华寻宝系列”能获得千万读者的追捧和支持，除了有精彩的故事，以及丰富有趣的科普知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故事中出现的——中华神兽。“大中华寻宝系列”中的神兽，全部都是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取材创作，原型或出自《山海经》，或来自史典故、神话传说，每一只神兽都分别代表着我们民族的一种优秀品质。比如以麒麟为原型创造的神兽顶呱呱就代表着勇敢正直；以白泽为原型创造的神兽白抛抛则代表着聪明智慧。山西深厚悠久的人文历史，带给我更多灵感。山西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晋侯鸟尊，促使我以凤鸟为原型，创造出新神兽亮闪闪。凤鸟代表着坚韧和希望，这跟《山西寻宝记》蕴藏的精神契合。

我在《山西寻宝记》的后记中写道，这是“一本用生命锻造的书”。我在创作期间被检查出胃部病变，工作中时常感到体力不支，为了在今年按时完成《山西寻宝记》，一边工作，一边抽时间治疗。直到《山西寻宝记》成功下印后，我才有时间好好去医院调养身体。除了我之外，团队中的重要主笔之一尚嘉鹏，工作期间要定期去医院接受化疗，我能想象他在忍受着怎样的痛苦坚持创作。另一位重要主笔欧昱荣在创作期间饱受眼疾困扰，还因此不慎跌倒，造成骨折，即便如此，依旧坚持创作。病魔并没有打倒我们，我们带着信念完成了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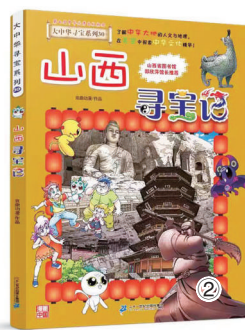
我想支撑大家如此努力创作的原因，大概是不想辜负读者们的期待！近一年时间，读者们常在“大中华寻宝记”公众号花式留言催书，我们自然不能懈怠。

对待创作，我们一贯认真。全力以赴，一丝不苟，是我们创作《山西寻宝记》的态度。在困难面前坚持创作，也是希望传达给读者一种精神——要有坚韧不拔的信念，勇于直面挫折、挑战困难。

用作品传达态度，用行动践行精神，身为童书创作者，

我们必须肩负起引导孩子茁壮成长的责任。我始终坚信，童书作品对塑造中国下一代的性格起着极大的作用。因此“大中华寻宝系列”的每一部作品，除了要用寓教于乐的形式向孩子们传播人文历史知识，帮助孩子学习，还必须通过动人的故事情节，传达出中华民族优秀的价值观，或团结友爱，或乐于助人，或坚强勇敢，或自信乐观。

我真切希望，每一位孩子都能通过阅读我们的故事获得快乐、健康成长，养成优秀的品质和人格，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希望。



图①为以晋侯鸟尊中的凤鸟为原型创作的新神兽亮闪闪

图②为《山西寻宝记》书影 图③为《山西寻宝记》中采用3D技术呈现的山西应县木塔



双塔



多方共话中长篇小说创作

12月14日，山西省作家协会组织召开2023年繁荣中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邀请我省各地市作家、评论家就持续推进繁荣中长篇小说创作工程的实施、做好创作选题的组织规划引导、推出更多精品力作进行研讨交流。

“山西省繁荣中长篇小说创作工程”自2019年实施，已持续开展5年，是山西省重要的文学创作选题扶持项目。该工程共扶持32部作品，目前已出版19部，2部正在创作中，11部已进入出版程序。扶持出版的作品主要聚焦重大主题，反映时代巨变，记录人民奋斗历程。

今年，山西省作家协会对全省作家重点文学创作规划全面摸底，形成2023年重点文学创作规划作品库，其中中长篇小说和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有100余部。按照“山西省繁荣中长篇小说创作工程”项目要求，审核确定已完稿、稿件质量较高、选题较好的18部作品为扶持备选作品。经专家评审会评审，选出6部扶持作品，分别为：梅钰的《大河之魂》、姚江平的《勇进》、孟繁信的《盘坡》、苏二花的《大山的儿女》、王芳的《大地密语》和侯建臣的《橘黄色的坚守》。其中《大河之魂》《大山的儿女》已出版，《大河之魂》一经出版即入选2023年8月“文学好书榜”，其他作品已进入出版程序。山西省作家协会还与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在第六届山西文博会上，共同研讨了“出版视野下的山西文学创作攀登计划”，为山西文学创作提供了交流与学习的平台，也为山西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动力。北岳文艺出版社分别与杨遥、手指、陈克海、小岸、杨凤喜、李心丽、浦歌、吕魁、李燕蓉9位山西中青年实力作家签订“长篇小说优质选题出版意向协议”。

在创作促进会上，发言者中，有的以莫言的《生死疲劳》和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两部作品为代表，讲述新时代文学创作的方向；有的谈到要坚守创作初心，在阅读及评判作品时，不要受限时各种评奖、排行榜的影响，坚持自我阅读与创作品格；有的从叙事视角的转化、优秀长篇小说的拆解学习、价值的追寻、理论指导等多个方面为大家的创作提供了思路。《黄河》《山西文学》编辑表示刊物要对中长篇小说创作、对基层作家、对青年作家持续关注与支持。与会作家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情况、创作困惑及下一步创作计划，得到解答和指导。

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李骏虎鼓励大家要潜下心来，坚持创作，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握好创作方向，持续推出好作品。山西省作家协会将继续大力支持作家创作，召开批评会帮助大家打磨作品，向名刊大社推介好作品，与刊物联合集中推出作品集，形成山西创作现象，带动山西“新时代文学晋旅”再续“山药蛋派”“晋军崛起”在文学史上的辉煌。

李莉 常艳芳

好的文学细节不应该像服装设计中的刺绣、钉珠、钩编、镂空、镶边、流苏、印染等装饰手段，可以随意添加，可有可无，而应该成为生命中的一个器官，与身体的其他部分息息相通，不可或缺。那些经典的细节，在作品的结构中发挥着起承转合的作用，是柳暗花明的转折点，是伏脉千里的隐笔，看似信手拈来的闲话，实则存有意蕴。

——黄发有

在诗歌界，需要重提一个诗人的责任——词语的责任和精神的责任……“写作是个人的事”本是一句很好的话，但今天已经成了诗人们放纵自己的借口。个人的事，如果不关联于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精神空间，它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写作是个人的，但写作作为一种精神的事业，也是面对公共世界发言的。这二者并不矛盾。

——谢有顺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正衣冠。”我们不妨进一步说，以批评语为镜，可正文风、文品乃至人品。前提是这面镜子必须清晰明亮，而不是印象模糊的“昏镜”，更不是扭曲变形的“哈哈镜”。擦亮这面稀世“宝镜”，文学艺术工作者人人有责，但批评家重任在肩。

——巩崇吉



关注“新时代文学晋旅”丛书 ②

在大雾弥漫的河岸上

手指

《小县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里收集的9篇中篇小说，涉及的是我一贯感兴趣的题材：那些塑造人的力量，比如爱情、金钱、权力、阶层差异等。这些小说创作时间跨度很长，展示了我创作方法的发展。

有许多作家，一辈子都是靠潜意识进行写作，他们的写作就好像是被人给握住双手，完全不受自己控制地在键盘上敲击，比如残雪、村上春树等。我最初的写作也是这样的，每天晚上到网吧，等11点开了通宵后，对着电脑屏幕打出第一句话，接下来两三个小时，完全不需要去琢磨，我就好像完全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似的，人物被我看到了，事件被我看到了，背景被我看到了，很快一篇小说就完成了。

《小县城》里的多篇小说都是这么完成的，我能清晰地记得这些小说的写作过程。在写它们之前，我必须大量地读别人的小说，直到有一篇小说让我激动起来，好像有话可说了，然后就坐在电脑前一气呵成了。后来我思考过，为什么我可以被别人的小说激发，现在我觉得原因是，别人的小说给我带来了“视角”。比如其中一篇《李丽正在离开》就是看了朱庆和的小说写的，朱庆和的小说里到处弥漫的淡淡的忧伤感，让我也从“忧伤”这个角度看到了熟悉的材料，对自己已经历过的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因此就有了诉说的冲动。

但是我讨厌这种写作方法，它太不可控了，过于依赖灵感。大部分时候我不得不枯坐在电脑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能获得的小说一年比一年少。我急于作出改变。

作家关仁山曾说：“现实有丑恶，但作家不能丑陋；人性有疾患，作家内心不能阴暗……作家的内心要不断调整自己，要有激浊扬清的勇气，还要有化丑为美的能力。自己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还要从反思中给人民以情感温暖和精神抚慰……”在作者手指的小说集《小县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中，除却显在的戏谑、喧嚣与玩世不恭外，还隐藏着温暖的爱意，而这一写作的努力形成的温情构筑，是其作品尤为动人之处。

书中的《李丽正在离开》等中篇小说，有着相对平和的温暖构筑，较为集中地展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女性群体的聚焦，使得作品有了诸多温柔的寄托。作者近年来的女性书写显得更为平和、冷静。其二，父亲群体的聚焦。在手指的诸多作品中，母亲总是柔情的、厚弱的，父亲总是不靠谱的，但在父亲贫瘠、粗糙的外表下，又有着其慈爱、温柔的一面和暖色调。其三，好人群体的聚焦。手指相当长一段时间写的小人物以“痞子”“混混”为主体，而近年来，笔触朝向“好人”这一群体聚拢，表明了其通过这一群体来倾注对于美好人性的触摸与小心翼翼的留存。

在近几年的写作中，手指极度关注现代人的日常现实生存问题。在他的诸多作品中，以婚姻和家庭为中心的“家世界”成为了青年人建构抵抗屏障的爱的港湾，他在这里让早年那些狂荡不羁的青年回归家庭生活，并用父母的舐犊深情与夫妻间爱的守护，来努力在现代“世界”保守着一种纯真与爱意。他的这种从“到世界中去”

没有想到把写小说这件事变得可控是一个如此漫长的过程。我用了许多方法，一开始我采取的方法是阅读经典，因为大学时不是学的中文专业，所以并没有一个体系性的文学史框架，我觉得如果我掌握了这个框架，写作问题就会解决。另外一个方法是阅读教人写作的书籍，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开始翻译出版国外的创意写作教材，我就把已经出版的都买回来研究。当然也怀疑过是自己没有“看法”了，原先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了的缘故，于是阅读了一些哲学书籍等等。进展非常缓慢。

2016年，恰好有一所大学找创意写作老师。我觉得是一个机会。一方面它可以拓宽我的生活环境，让我接触到不一样的职业，让我认识更多的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教别人促使我反思学习如何写作。我应聘去做了一名兼职创意写作老师。

现在我已经离开那所大学了。确实如我所愿，在那里的几年教学解决了我想解决的问题，我掌握了原先不具备的技巧。

在这个过程中，我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写小说。比如《一小片阴云》就是使用经典的“三幕式”结构：第一步是找到主人公的困境，把让主人公难受的境遇描述完毕之后，接下来很自然地用文字陪着主人公，按照结构模式，一步步地走出这种困境。

我自以为掌握了创作小说的秘籍，觉得我从自发写作阶段进入了自觉写作阶段。每两三天就能写出一篇小说。几个月的工夫，我写了差不多20篇小说，包括《小县

城》收录的《一小片阴云》在内。

这些用“模式”写出来的小说，一部分发表在《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山西文学》《青年文学》《长江文艺》等刊物。

但很快我就感到厌倦了，不再想把把这些小说拿出来给人看了，老觉得这些小说不对。但这种不对只是一种直觉上的感受，具体原因我也说不清楚。这种不对感让我怀疑是自己取材的问题，别人的困境、已有的固定模式，这样的组合是可以产生一个符合人们阅读习惯的小说，但并不是“我想说”的小说。

我现在觉得，小说非得从你了解的事物出发，但是得赋予这些你了解事物以秩序，获得对你了解的事物的新理解，这种新的理解会让你兴奋起来，会有表达的冲动。如果只是想重复自己在其中时的理解，你会感到极其乏味。就像美国作家奥康纳说的，只要熬过童年的人就有足够写的素材，只是你得尝试从各个角度去观看自己的素材，比如你可以拉远一点，看到你素材的背景，看到更宏大的东西，看到时代。

不过，就像每一次我感觉自己掌握了点什么，过段时间又会发现这种所谓的掌握只是假象而已一样，这次我所谓的认识，也许过段时间就失效了。

曾经有位朋友作过这样一个比喻：写作就好像在大雾弥漫的岸上往前摸索，有可能你一下子就摸索对了方向，有可能你一直在大雾中。



《小县城》书影

《小县城》作者手指，本名梁学敏，太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创作的小说发表于《收获》《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暴力史》《鸽子飞过城墙》《在大街上狂奔而过》等，曾获“赵树理文学奖”“文学新人奖”、短篇小说奖等奖项。

隐藏着的温情

——《小县城》动人之处

董晓可

的少年意气至“到家庭中来”的爱意流露，正表达了一切尚能温情建构时的真挚童心的留存。如果说正面话语冲撞是一种显在的先锋冲击，那么在此，作者显然采用的是另一种早年的正面冲击后的对于事件背后真情的珍重，是一种以温情展现为中心的美好人性的彰显。

总体而言，作者的叙述是以青年的狂飙性情、疼痛情感与温情为中心的，他以富有跳跃性的短句和精准的爆发力，来呈现一种被掩藏的现代青年“一代人的怕和爱”。近年来作者将叙述指向了现实，这也是先锋叙事最终走向深邃、厚重的必然突进。事实上，真正一流的先锋作品，除却形式的变革与语感的快意之外，皆要面对现实对话、现实穿透、现实启迪这一重要方面。

依此出发，作者将来的叙事意欲朝向更锋锐与厚重的方向发展，可能需要一些实质性的努力：其一，感觉转

化问题，即如何将具有优势的不安感受下的不确定性的触角，朝向文学肌理的血液深处延伸，并使其自然流淌为更能嵌入时代的稳定结构。其二，知识分子话语问题，即更具历史意识的深度书写与民族心理结构的类群性人物塑造，以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来对话时代，构筑具有心灵冲撞力的作品。

温馨提示：“文学照进创想·新时代文学晋旅系列读书活动”第三期，将于12月22日(周五)下午3时至5时在小店区创新街山西智创城2号B座1层路过书店举行，山西青年作家浦歌分享小说集《迂回的隐痛》。